

清代文粹

緒言

清代文粹是繼當代文粹而編，選集有清一代散文律文上重要作家底作品，藉以略示清代文學之梗概。近世中國文學底成就，流派，及變革，從這本書裏是可以略略看到的了。

站在歷史的立場看來，清代文學底昌盛實爲歷代之冠。一方面國勢底強盛，造成了歌舞昇平的天下，朝廷底獎掖，養成了學術興盛的風氣；一方面滿族入主中原，意存籠絡，選拔鴻博，纂輯巨著，對才智博學之士優加網羅。所以康熙以後，讀書中舉，成爲天下學子唯一的志望，真是從「天子重英豪」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了。這樣的思想雖然是功利主義的，但文學成爲一條出路，其發達與旺自不待言了。同時，非功利主義的學者，也未嘗沒有。而且，因爲清代學術空氣之濃厚，這樣的學者爲數甚多。因此他們的努力及成就使清代學術蔚然成爲壯觀。康熙乾隆間漢學家宋學家人數之多，著述之富，成就之大，真是驚人的。康乾是清代全盛時期，所以不但學術最盛，文學也最宏偉。清代底重要作家，差不多十之七八都是這個時期中的人物。散文家如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桐城派始祖方苞，及其繼承者劉大櫆，姚鼐；與桐城派對抗之陽湖派作家惲敬，張臬文等都是清代最主要的文章家，和最主要的文派底代表人物。在律文方面，錢

謙益與吳偉業開一代風氣之先；南施（閩章）北宋（琬），分峙海內；王士禛創「神韻派」，詩風爲之一變，影響遠播海外；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各有特長，均著聲望；袁枚繼創「性靈派」，詩風又爲之一變；趙翼長於諷刺，蔣士銓善於敘事，與袁枚鼎峙而三；沈德潛別創「格律說」論詩，從者極衆，爲清代第三大詩派；此外黃景仁天才詩人，鄭燮平民詩人，各佔地位。以上諸家都是清代詩壇底代表人物，足以表現清詩底最高妙的造就的。還有在戲曲上，李漁技術超絕，勝似古人；孔尚任桃花扇可稱絕調；洪昇長生殿淒豔空前。這些都是中國戲曲底重要作家。至於在小說上，成績更其可觀。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差不多佔據了中國小說名著底一半；卽此就可以看出清代文學在小說上的可驚的收穫了。所以從這種種方面看來，康熙乾隆是清代國勢最昌盛的時期，亦正是文學最昌盛的時期。有了這一個時期，清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就有了穩固的地位了。

過了乾隆，則是盛極之後，難以爲繼了。道光咸豐之際，文學雖然還未大衰，但內變外患，接踵而起，天下已不是昇平的天下，文學也不是蓬勃的文學了。自此以後，文壇底景象，就日暮途窮，夕陽餘暉的情態了。盛極必衰，雖屬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盛年已去，輓歌將唱的老境到底是使人不禁感嘆係之的。至於同治以後，更是厭厭待斃的姿態，徒然的掙扎只顯其衰老可憐而已。

到了光緒末年，隨着國勢底突變沖來了時代底巨潮，蠢蠢待動的新思潮唱了舊思想底輓歌，古文学家是只有束手待斃了，新文體新體詩是露出頭面來了，這時候文壇上倒突然有了活躍的氣象。但這氣象只是作了新時代底預言，新文學底先驅；與其說是清代文學底最後的成就，不如說是新興文學底萌芽。所以這最後的轉變底產生正是清代文學底傷心之秋——清代文學已經「壽終正寢」的訃告！

此書之編選，在於略顯清代文學之一斑；但以清代作家之衆多，作品之豐富，本書要包羅無遺，自是決不可能之事。所以欠缺罅漏之處，是竭力想補救而無從補救的。因此，普遍的研究與廣博的閱覽，只有期望讀者自身底努力了。本書倘能稍稍引起讀者對於清代文學——以及中國各時代的文學——的興趣，就是已經達到編印的目的而不是一種徒然的工作了。

二十年三月，編者。

梁啓超 一七二

說國風 一七四

論公德 一七九

西疆建置沿革攷序 一八三

譚嗣同傳 一八五

祭六君子文 一九二

下冊

詩詞 一九五

錢謙益 一九八

嫁女詞 一九九

獄中雜詩 二〇〇

費縣 二〇一

和盛集陶落葉詩 二〇一

吳偉業

鴛湖曲

二一〇二

打冰詞

二〇五

圓圓曲

二〇五

子夜詞

二〇七

古意

二〇八

臨淮老妓行

二〇八

塗松曉發

二〇九

宋 琬

舟中見獵犬有感

二一一

趙五絃齋中譙集

二一一

從軍行

二一一

王士禛

二四一

送胡崱孩赴長江……………二一六

真州絕句……………二一六

秦淮雜詩……………二一七

曉望翠微寺……………二一七

再過露筋祠……………二一八

查慎行……………二一九

夾馬營……………二二〇

雨後……………二二〇

雪夜泊胥門……………二二一

楊花……………二二一

寒夜……………二二一

池河驛……………二二二

汴梁雜詩……………二二二

袁枚

.....一二二四

遊棲霞寺

.....一二二四

詠雪

.....一二二五

咏錢

.....一二二六

隴上作

.....一二二六

偶步

.....一二二七

大姊

.....一二二七

蔣士銓

.....一二二八

萬年橋觴月

.....一二二九

題文信國遺像

.....一二三〇

詠懷

.....一二三一

落葉

.....一二三一

烏江項王廟

.....一二三一

梅花嶺弔史閣部.....二三二

趙翼

閒居讀書作.....二三四

後園居詩.....二三五

雜題.....二三五

憂旱.....二三六

論詩.....二三六

曉起.....二三七

黃景仁

癸巳除夕偶成.....二三九

都門秋思.....二三九

寄懷都下諸友人.....二四〇

二十夜.....二四〇

短歌別華峯

圈虎行

捕虎行

鄭 燮

鄭 燮

偶然作

七 歌

孤兒行

姑 惡

逃 荒 行

田家四時苦樂歌

黃遵憲

今別離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

二四一

二四一

二四二

二四二

二四五

二四五

二四七

二四八

二四九

二五〇

二五二

二五三

二五五

都踊歌……………二五六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二五八

納蘭性德……………二六六

金縷曲……………二六六

金縷曲……………二六七

赤棗子……………二六七

天仙子……………二六八

昭君怨……………二六八

酒泉子……………二六八

浣紗溪……………二六九

減字木蘭花……………二六九

小說……………二七一

曹 霑……………二七四

林黛玉……………二七五

劉老老在大觀園……………二八三

吳敬梓……………二九一

王冕……………二九一

賈生舉人和進士……………三〇一

李汝珍……………三〇九

女兒國……………三〇九

駱紅蕖……………三二〇

劉鶚……………三二七

說鼓書……………三二八

玉大人誣盜記……………三三四

吳沃堯……………三四二

梁天來告狀……………三四三

目次

上冊

散文

▽ 顧炎武

散文	一
▽ 顧炎武	二
文人摹倣之病	四
文章繁簡	六
與友人論學書	八
五臺山記	一〇
魏禧	一一
論文	一三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一四
左傳經世序	一六

答計甫草書……………二七

大鐵椎傳……………二九

侯方域……………一三二

王猛論……………一四

答孫生書……………一五

太子丹論……………一六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一八

汪琬……………三一

名論……………三一

乙邦才傳……………三三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三五

黃孝子事略……………三八

朱彝尊……………四〇

秦始皇論……………四〇

萬柳堂記……………四二一

感舊集序……………四三

報李天生書……………四五

方苞……………四七

書柳文後……………四八

贈宋西菴序……………四九

尋大龍湫瀑布記……………五〇

獄中雜記……………五一

劉大櫚……………五五

海舶三集序……………五六

無齋記……………五七

送姚姬傳南歸序……………五八

遊三遊洞記……………五九

✓姚 鼐……………六一

✓李斯論……………六三

答翁學士書……………六五

復魯絜非書……………六七

左仲郢浮渡詩序……………六八

登泰山記……………七〇

✓惲 敬……………七一

上曹儷笙侍郎書……………七三

遊廬山記……………七五

大雲山房文彙二集敍錄……………七七

遊廬山後記……………七九

紀言……………八〇

章學誠 八三二

知難 八三

詩教上 八六

文集 九〇

梅曾亮 九五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九六

男八十墓碣 九七

答吳子序書 九七

士說 九九

歐氏又一村讀書記 九九

袁枚 一〇一

浙西三瀑布記 一〇一

書魯亮儕 一〇三

Bygn

祭妹文……………一〇六

遊仙都峯記……………一〇八

牡丹說……………一〇九

龔自珍……………一一一

書葉機……………一二二

說居庸關……………一二三

宋先生述……………一二五

曾國藩……………一二七

經史百家雜鈔序……………一二七

歐陽生文集序……………一二〇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詞記……………一二三

復陳右銘太守書……………一二六

吳敏樹……………一二九

與彼岑論文派書……………一三〇

書謝御史……………一三一

君山月夜泛舟記……………一三三

說鈞……………一三五

雜說……………一三六

巖 復……………一三八

天演論導言一——察變……………一三九

天演論導言四——人爲……………一四二

原富發凡……………一四三

能實……………一四四

林 紓……………一四七

畏廬記……………一四九

冷紅生傳……………一五〇

趙豐子傳……………一五一

祭陳氏姊文……………一五二

致蔡元培書……………一五三

章炳麟……………一五八

論道家……………一五九

俞先生傳……………一六二

熊成基哀詞……………一六四

安君碑……………一六五

康有爲……………一六七

不忍雜誌序……………一六七

延香老屋詩自序……………一六九

答廖季平書……………一七〇

論兒嬉……………一七一

戲曲……………三五二

李漁……………三五二

巧團圓……………三五四

「琵琶記」尋夫改本……………三六三

孔尚任……………三七四

餘韻……………三七五

洪昇……………三八三

楊貴妃之死……………三八三

批評……………三九九

李漁……………四〇一

論填詞……………四〇一

論戲曲之詞采……………四〇五

窺詞管見……………四〇八

章學誠……………四二一

古文十弊……………四二二

文理……………四二〇

王國維……………四二六

元劇之文章……………四二七

詞之境界……………四三五

散文

明末散文衰敝，自歸有光以後，簡直沒有一個較偉大的散文作家；但到了天啓崇禎年間，國勢底危亂，卻使文人學士們大受刺激，於是傷心奮發起來。憂時憂國的悲懷，真情所至，一一發於文章。所以明末的文章倒能奔迸激昂，生氣飽滿。這時文社蠶起，作家紛出，文風於是大盛；文章之悲痛沉鬱，更是極一時之奇觀。清初承明末緒餘，前朝文士多以講學著述銷磨終生，所以文風亦能蔚然稱盛了。

清初學者中，文章學問最爲著稱者，有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三家，時稱「國初三先生」。至於專門以詩詞文章馳名的則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侯文才氣奔放，激昂淋漓；魏文閱肆雄健，論議透闢；汪文則穩莊深厚，謹守法度。此外文章家有朱彝尊，文恬淡優雅；姜宸英，文雅健在醇肆之間。又有邵長蘅，長於敘事，雍容潔雅。

到了康熙末年，方苞興起，論文主義法，後來成爲「一代正宗」，和「桐城文派」底始祖。劉大槐傳方氏之學，是桐城派底第二個大師。到了乾隆中期以後，姚鼐承方劉之傳，興起於桐城，更發揚光大了這個文派。他論文不但主守義法，而且以爲「義理，攷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這當然比方望溪更爲進步也更爲精密了。到了姚氏，桐城文派大盛了，弟子門生不計其數，造就的文才，確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等都是。梅等又各傳有弟子若干人，所以桐城派底傳授，遍及全國，其勢至清末尙未衰。但在姚氏稱雄之時，起而與桐城派角逐文壇，頡頏上下者，卻有一個「陽湖派」。陽湖派的領袖人物是惲敬和張臬文；惲敬和張臬文都是陽湖人，因爲他們提倡古文，而陽湖古文學大盛，所以世稱「陽湖派」。惲敬對於桐城派固然未能滿意，但他們的作風與桐城派實在大同小異，所以只是地域上的一種區分，不是文風上的差別。陽湖派底繼承者有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等，都有文名；但這一派底傳授和聲勢是遠不及桐城派的。

到了道光間，桐城派聲勢仍然很盛，但已有龔自珍，魏深等起而提倡策士派的文學，馳驟縱橫，以論議爲主。桐城派作文章忌談理論，不肯放膽說話；龔魏底文章雖是應時勢而如此，但亦是對於桐城派拘謹之風的一個反抗。可惜龔魏文宗先秦，力求古奧，所以模倣者難於着手，影響

因此不大了。

後來，洪楊時期會國藩興起，才中興了桐城派，但曾氏以後，繼承無人，薛福成吳汝綸王闈運等都不能有宏大的成就；因此經曾氏這一度中興之後，桐城派立刻就入於衰敗時期了。桐城派一衰敗，古文於是乎唱了輓歌。

清末的古文家如嚴復林紓等雖然都是桐城嫡派，但他們的成就在於翻譯的工作上，所以不能算是純粹的古文家。這時候祇有梁啟超所創的「新文體」，使古文受了新的洗禮而靈活了，較為適用了，纔是清末散文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新文體」之實現，是「文學革命」底嚆矢，亦就是白話文抬頭，古文「壽終正寢」的預兆。所以這「新文體」的散文出現在清季文壇上，是古文底傷心的破滅，亦是新文學底可喜的誕生。這一齣特殊的壓軸戲，不能不說是很有意味吧？

顧炎武

清初承明代緒餘，學者文學家都是明季的遺民。當時學者中聲望最重者有所謂「國初三先生」，顧炎武就是其中之一；還有兩個是黃梨洲和王船山。顧炎武，江南崑山人，初名絳，字寧人，因居高亭鎮，就自號亭林，世稱亭林先生。亭林爲明末諸生，復社一

份子。少年時稟賦卓異，潛心古學經史，多能背誦，且留心經世要務，治亂方策。他生當明末，眼見亂世，因此懷抱救國拯民的大志向，極欲有所建樹。但迄不得試。這是他生平很傷心的一件事。明亡後，曾隨魯王起兵；兵敗後，即周游各地，足迹遍南北，始終不稱臣於新朝。飄泊十年後，方才住下在陝西的華陰。後來曾被薦舉鴻博，竟誓死不去。顧氏著述極豐富，有顧亭林集，而日知錄攷證稽古，更爲精博著稱。卒時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七十。

潘耒日知錄序云：「……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篋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嘗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今證古，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顧氏之精研學問，與聲望隆重，由此可見。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

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有人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原註）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絀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

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碣砮」。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管問，乃用其體；而

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如揚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矣。

(原註)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日知錄)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主乎達，不論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矐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辭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

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日知錄)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

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

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問同志，

而求起予。

(顧亭林集)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

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其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垂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垂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垂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垂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垂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

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峯，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臺嶺數十里，北有祕魔厓，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

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

然余攷之，五臺在漢爲慮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攷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鉅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游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顯，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供國用。五臺當契丹境上，繼顯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祭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

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紀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
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
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
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
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
，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顧亭林集)

侯方域

清代文學家之最著名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當時稱爲國朝三大大家。但侯魏尤爲著名，汪較遜。而且侯魏都是明季遺民，始終不肯稱臣新朝者，和汪琬之出仕大不相同；所以人多重侯魏而輕汪。但三人各有所長，實可鼎足而三。茲先論侯。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丘人。父恂，是崇禎間的戶部尙書。侯少負才氣，性豪邁耿直，喜結納名士文人，與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宜興陳定生相友善，時人稱爲「四公子」。侯等曾檄阮大鍼罪，阮恨之刺骨。後福王監國，大鍼得勢，就興起大獄，要殺盡侯等。侯走依鎮帥高傑，才得免於難。明亡後，還居鄉里。方域詩文稱雄一時，才名滿天下。竟有人將他比作唐之李太白宋之蘇東坡者。卒時年三十七，時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

侯氏自云：『少年溺於聲使，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古人之旨』。但其後發憤爲詩文，詩文終於卓然成大家。侯氏是一個才子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文章才氣縱橫，雖不乏瑕疵，而仍『讀之目眩魂驚，令人嘆絕』。朝宗文學韓歐，並長於敘事，

所作傳記文，如寧南侯傳等，逼肖史遷。

著有壯悔堂集，文十卷，詩二卷，又遺稿一卷。

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

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或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

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

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嶧澗函谷之閒豈復尚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

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答孫生書

（壯悔堂集）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媿。

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瘡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僕以爲文亦宜然。

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

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下問，豈矜且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

嗚呼！果年少而有餘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壯梅堂集）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爲盜是也。况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苦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

昔者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始祖召公於九原，即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則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即云幸而苟延焉，乃蟬螿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

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撻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

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懾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

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

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生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管，春申之屬，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暴蹶也。

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

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壯悔堂集)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余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

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郡人洵洵。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

「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滅族而後快也。

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儻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

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區區。不宣。

（壯梅堂集）

魏禧

魏禧字冰叔，號勺庭，江西寧都人。兄祥，弟禮，都能文，但禧最有名，時人稱爲「寧都三魏」。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魏移家翠微峯，授徒窮山，更肆力爲古文。康熙十七年曾被舉鴻博，以疾辭。後因患心氣病，暴卒於儀徵，年五十七，時康熙十九年。魏禧喜歡讀史，尤其愛讀左傳，著有左傳經世錄，以爲「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魏禧又好讀蘇洵文，所以長於論策之類的文章。在當時，魏叔子底議論是和侯朝宗的傳記同稱雙絕的。叔子文識旨精深，通達世務，更愛寫忠孝節烈之事，所以每每激昂慷慨，淋漓雄健。紀昀說「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雖然指出了魏氏文章底短處，但這只是魏氏之小疵，並不能稍掩其光芒的。而且叔子爲文，重在熱情奔迸，醇中有肆，所以是不屑於拘守法度，矯揉刻制的。他說：「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與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這就是他作文的立場，亦即是他的風格所在處。

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目錄三卷，及左傳經世等。

論文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

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

— 文 —

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尙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

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

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犖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姦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魏叔子文集）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

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余謂子山曰：

「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

餽廩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恆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子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

余以爲無言倘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深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交游，束筆硯，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

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鹵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

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左傳經世序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

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禘嘗以爲尙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

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可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

禘少好左氏，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幅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

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

禧評注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駿而不醇，然如石碻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於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左傳經世）

答計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

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

馴易近人，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

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閒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與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

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閒，而碑誌最工，法度謹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禱所尤賞者，又在復讎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禱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

。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魏叔子文集)

大鐵椎傳

— 散 —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湖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

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29

— 文 —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

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觥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叔子文集）

汪琬

汪琬與侯朝宗魏叔子齊名。字茗文，號鈍翁，因居堯峯，學者稱爲堯峯先生。琬和魏禧同年，自幼卽刻苦讀書。順治十二年中進士，長於吏治，聲名極佳。後以疾告歸，居堯峯下，努力著述，手不釋卷。到了康熙十七年，被舉博學鴻辭，列甲等，授編修，入史館纂修明史。琬進史館纔兩個月，就作了史傳一百七十多篇。年餘後，告歸。十年後，逝世，年六十七，時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著有堯峯文鈔五十卷，均手自刪定者。

琬是個學者，他的文章拘謹守法度，沒有侯魏底那種才氣奔放的氣勢，所以是平穩有餘，暢肆不足。真所謂「馴雅溫粹，藹然儒者之文」。紀昀云：「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似非確切之評。倒還是魏禧說得好：「侯（指侯朝宗）肆而不醇；某公（指堯峯）醇而未肆……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這話當然是對的；堯峯之出則爲循吏，爲文則醇而不肆者，正因爲

他生來是個溫馴守法的人。所以論規律，汪自在侯魏之上，論氣勢和意境，卻遠在侯魏之下。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

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

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

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

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

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視面以偷生矣，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敵；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

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堯峯文鈔)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

。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三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旣得報，竟不亡失一騎。

自兵興之後，額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陣，所俘賊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吾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

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

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幼準，猿臂而蠶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子劉公勇善。

散 一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懽甚。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閒，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

文 一
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堯峯文鈔)

鄉飲賓席翁墓志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

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敍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纏纏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亭樹深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詣遠矣！

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端樊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爲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鏖，故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愴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爲學根柢如此。

予惟自明萬曆以來，山中高貴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纖齋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尙書元宰，陳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爲湖山主人。一切管

弦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游；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爲之追慨乎哉？

翁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亡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篋中金，爲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即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旣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葬齒，治道梁，葺學舍，衆所夸說義舉者，在翁視爲固然；雖更僕握算，不能以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

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璵；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翁始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鳥，交錯滿前，有不能徧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

婦於下家山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艱，積善爲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易微指，乾三惕若。蓄之畚之，厥維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面湖，幽堂旣考。餘澤綿綿，伐石是詔』。

（堯峯文鈔）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誦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掉項，反縛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

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中夜泣。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

兄弟共適市，利市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婿汝』。孝子陽謝

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婿，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間。

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與弟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叱曰：「將醉汝血」。拔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

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訟，繫孝子於獄。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堯峯文鈔）

朱彝尊

朱彝尊，字竹垞，一字錫鬯，秀水人。年十七，即奮力研經史，不應舉業。竹垞博聞強記，無書不覽。學問根底之深，在當時可稱第一；即王漁洋亦有所不及。康熙十八年，被舉博學鴻辭，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又預修一統志。後以事罷職，遂歸鄉里，築曝書亭於荷花池南，藏書八萬卷。家居十九年，肆力著述，有曝書亭集八十卷。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八十一歲卒。

竹垞詩文並工，兼擅填詞，並治經史考證之學。紀文達云：『彝尊以布衣登館閣，與一時名士，掉鞅文壇。時王士禛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閻若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彝尊事事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可為明允之論。竹垞文蒼勁醇雅，緊潔沖淡，有才，力均到之概。在古文家中，是別具風致者。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於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於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荊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搯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目當時視之，以爲於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於亡。豈不哀哉！

蓋吾觀於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於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於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於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媿秦』，則曰『彘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訾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

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

附會，而儒生之紛論不止，勢使法不能出於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於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於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黎氏古文辭類纂）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捨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

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

溥益都人字孔博
 授編修
 卷六十七

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於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於上下；所遇之隆，有過於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於心也。

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於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

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惟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於耳焉。

感舊集序

（黎氏古文辭類纂）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

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盜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窰所製，至或下勞儻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

既遭兵火，往時之栝棧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盜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盜盃，爭視之。萬曆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

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遊燕晉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

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必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

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視夫市盜盜者耶？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彩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耳！」

（曝書亭集）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

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鱗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

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旣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

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鑿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尙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恆岱之顛，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

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

樓樓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曝書亭集）

方苞

方苞爲桐城派古文之開創者。苞字靈臯，桐城人，世稱望溪先生。望溪從小就善作古文，才思橫逸；後來更精研六經，論文主義理。康熙四十五年中進士，康熙六十一年拜武英殿總裁，雍正十一年，升內閣學士。乾隆二年，遷禮部右侍郎，因受忌者所劾，落職告歸。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卒，年八十二。

方苞是一個仁人君子般的人物，他嘆時俗底澆薄，文風底萎靡，於是立志廓清風氣，抱着「文以載道」的見解，主張文章應有關倫理而嚴守義法。所謂「義法」者據他說是如此的意義：「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必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因此所謂「義」者就是「言有物」，而所謂「言有物」者就是文須載道的意思。所謂「法」者就是「言有序」，而所謂「言有序」者就是循守規矩。至於這規矩，當然就是古人底法度了。不過「古」的程度，則據他的見解，以爲應如周秦盛唐。因爲他說：「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到了南宋以後，更是不行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肆

無一雅潔者』。所以他以為作古文應上摹秦漢，下做韓歐。作古文能言之有物，篤於倫理，而又謹守法度，不越規範，就是盡文章家之能事了。方氏自己所作的文，是能做到這一步的，這便是他的風格了。可是，方氏短處，亦正在此。因死守義法，不敢用新字新語，藻麗俳語，所以用字有限，文章黯淡，在氣魄聲色上，是無可避免地平薄的了。方苞之不能使後來的文人心服，就是這個緣故。袁隨園論詩集句云：「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這話雖然是菲薄望溪之文，和漁洋之詩，但對於望溪是更為確切些，雖然望溪底短處固不僅才力薄而已。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為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為采色聲音之助爾。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釀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尙有叮嚀，非其至也。

惟有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沿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

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方望溪集）

贈宋西徂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徂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

西徂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予爲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予若其所嚴事者。觀西徂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徂以爲請；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

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

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

今子於詩，既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毋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既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匪餘者，雖壹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乎衆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難且大者；卽文術可置而勿事也。若尙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狃能篤信吾言，它日宜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卽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方望溪集）

尋大龍湫瀑布記

八月望前一日，入雁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標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尋者希』。過華嚴，鮑甥率衆登探石龍鼻流處，余至山下。或曰：『龍湫尙可至也』。遂宿能仁寺。

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狸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爲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踏；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山勢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無惑，惟余足跡是瞻」。鮑錫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間，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徵吾輩之誑，必衆辱之」。

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衆皆以遠迹爲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爲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衆廝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誑，卽暴於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況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爲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巖光，管寧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獄中雜記

（方望溪集）

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違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三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官僧某違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汎之，衆言同，於

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維」。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朴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旣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候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

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候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擡，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譎云。

—— 清 —— 代 文 粹 ——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日，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等赦減譎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譎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劉大櫚

大櫚亦桐城人，字耕南，號海峯。明崇禎時，以貢生廷試，授歙縣訓導。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時方苞稱古文大家，名聞海內外。姚鼐云：「劉先生……一日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先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乾隆初，舉博學鴻辭，方苞薦大櫚，但大櫚數奇，竟爲大學士張文和所黜。氏屢試不第，貢生以終。晚年任黟縣教諭，後辭歸，居樅陽。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卒，年八十二。著有海峯詩文集。

劉氏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古文能繼方望溪底傳統而光大之，實爲桐城陽湖二文派所自出。因爲桐城派的姚姬傳是劉氏弟子，而陽湖派的惲子居則是受劉氏底影響者。

大櫚弟子吳殿麟（定）在海峯先生古文序中說海峯雖拜於望溪門下，但兩人的造就不同，因爲：「靈臬善擇取義理於經，其所得於文章者，義法而已。先生迺並其神氣音節盡得之。雄奇恣睢，驅役百氏，其氣之肆，波瀾之闊大，音調之鏗鏘，皆靈臬所不逮」

。這確是公平的評語。至於說：『先生之文，希世之珍也；百代而下，其光必揚，其聲價必貴』。則未免言重了。

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潏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暘，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笄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

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滂，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

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及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

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爲之序。

（海峯文集）

無齋記

— 散 —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間，而吾事畢矣。

— 文 —

橫目二足之民，瞀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游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

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

余性顯於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

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海峯文集）

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

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

尊府與余游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

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然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海峯文集）

遊三游洞記

出夷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出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窮山之顛；則又自上縋危滑

以下。其下地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腹以出。出則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二丈，二石柱屹立其口，分爲三門，如三楹之室焉。

中室如堂，右室如廚，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逢逢然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予與二三子浩歌其間，其聲轟然如鐘磬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泠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尋，其下有徑，薪采者負薪行歌，縷縷不絕焉。

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而元微之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夷陵。飲酒歡甚，留連不忍別去；因共游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二公，皆以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或爲詩文以紀之。予自顧而嘻：誰擯斥予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此乎？偕予而來者，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陳公，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則其至也，其又有幸不幸耶？

夫樂天之輩，世俗之所謂偉人，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迹所經，皆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以顯。若予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好游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

，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姚 鼐

桐城文派，雖由方望溪啓其源，但「桐城派」的名稱卻起於姚鼐享名的時候。因此姚氏卓然成爲桐城文派的大師，學者多歸嚮之。姚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故學者又稱之爲惜抱先生。惜抱爲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歸，服闋散館，改補禮部主事。後歷任山東鄉試副考官，記名御史，湖南鄉試副考官，刑部郎中等。四庫全書館開後，姚被大臣薦爲纂修官。年餘乞歸，自此卽講學於江南，在梅花，紫陽，敬敷，鍾山等書院主講席計四十餘年。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因病卒於鍾山書院，享年八十五歲。

惜抱世父薑塢先生與同城劉海峯友善，海峯在當時是古文大家，所以惜抱從海峯學古文，從世父習經學，論者謂望溪文樸質而理勝，海峯文才佳而學力較差，只有惜抱才與理並佳，能兼具兩人之所長。這可以說是很確切的評語。王芑孫說惜抱文「簡澹而清深，脩然有得於性情之際」，亦很中肯。

姚氏之世，漢學聲勢浩盛，宋學多受鄙棄。但姚氏卻獨宗宋儒，論學以程朱爲宗。惜

抱弟子陳用光云：『自其官京師，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考證，而一行以古文法』。所以姚氏亦正是一個主張文以載道的人物。氏論文謂：『……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這就是他的作文秘訣，亦即桐城文派學古文的法門。換言之，就是摹古而得其神髓而已。

姚氏輯有古文辭類纂，以明古文義理；又，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選唐以來詩人之作，以正詩風；著有惜抱軒文集。

姚氏主江南各書院講席既達四十多年之久，造就的人才因此極多，後來享盛名成大家的很不少，如管同吳之，梅曾亮伯言，姚瑩石甫，劉開孟塗等均是。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

秦。

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我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寡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

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

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

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惜抱軒文集)

答翁學士書

昨相見，承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
？鼎誠感荷不敢忘。

雖然，鼎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趾

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

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

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鼂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鼂所欲取其善以爲師。雖然，使鼂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鼂尙未知所適從也。

承先生吐胸臆相教，而鼂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嘗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

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文
散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

67

，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揉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揉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龜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左仲郭浮渡詩序

（惜抱軒文集）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

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其性情闔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且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竟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

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瀉，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若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

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太行，太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惜抱軒文集）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

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從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

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汝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玄君祠。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

惲敬

惲敬與張惠言（臬文），同爲陽湖派古文底創始者。惲字子居，號簡堂，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二十六年進士，歷任江山富陽二縣知縣，後遷江西吳城同知，因事去官。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卒，年六十一。著有大雲山房文集。

子居與武進張臬文友善，二人本來是致力於考據學和駢體文的。後來他們的朋友錢伯坰（魯思），受業於劉海峯門下學古文，常常在他們面前談古文和師說。於是二人思想上大受影響，就改途而致力於古文。後來流風所及，陽湖古文大盛，彷彿桐城，因此世稱「陽湖文派」。但陽湖派與桐城派實同出於劉海峯，雖有殊處，卻並不立異的。不過惲氏對於方劉姚三家的古文確是都不滿意的；似乎以爲他們不能盡其才學以作古文。所以他以爲，論古文應以「才，學」爲標準，而所謂「才，學」者，就是曾子固所說的：「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這是與方苞底「義法」之說底不同處。可是，從他所說的看來，作文的目的卻並不相異，還不是經世衛道，如是而已！

子居文近法家言，似得力於韓非李斯，靈警雄邁，則獲蘇老泉之神髓。又，子居於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窺，故往往能融會古今，通達治體；此是勝似桐城派古文處。

上曹儷笙侍郎書

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啟，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於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

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瞻，瞻即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

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

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澈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病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有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

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縝。近日朱梅厓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庫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

敬生於下里，以祿食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猖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疏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臬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

之，又未足以壓其心所欲云者。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道嚴震川之下，未之有變，即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諛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敵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敵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歛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

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如是而已。臬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跼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大雲山房文集）

遊廬山記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滂之，則靈；而江湖之水，

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泊左蠡；庚辰，犧星子；因往遊焉。

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左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夜，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麓焉。

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依負；返宿於文會堂。

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中；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峯，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於秀峯寺。

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返宿秀峯寺。

甲申，上黃岩；甌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

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許，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靨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爐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斂之。其上下仍蒼靨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此，以貽後之好事者焉。

(大雲山房文集)

大雲山房文彙二集叙錄

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尙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

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從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

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

後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漓。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證，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

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鼂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從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

至若黃初甘露之間，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爲二途。熙寧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襲積經文，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而畫之，睥而駢之，於是經義與文集

，并爲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遞遞遞下，卑亢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

敬一人之見，恐違大雅；惟天下好學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大雲山房文集）

游廬山後記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

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卻游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

甲子，渡江，覽湓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籃輿曲折行澗中，卽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

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

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

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頃之，雲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

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大雲山房文集）

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益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

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

頃之，有譁於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鞠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額曰：「花翎通諸羅道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朝廷體邪？然重懲汝，非優功盛惜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額下，卒不問所坐何事」。

方紹輿應遠曰：「吾聞文武事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與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瞞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

語有間，敬告之曰：「吾聞之張臯文，臯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進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處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破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破子，歷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

：「貝子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勳，及三更，前軍大敗，退不止；敗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火炬盡燃，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逐五十里而後止」。

（王氏古文辭類纂）

章學誠

— 散 —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巖，原名文黻，浙江會稽人。乾隆四十四年中進士，年已四十一。官國子監典籍。後因不願做官，告歸，以著述終其身。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六十三，卒。著作之最重要者爲文史通義，共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又，實齋文集，校讎通義，史籍考等。胡適編有章實齋年譜，可參看。

章學誠生當漢學極盛之時，亦是清代學術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但章氏不屑作於攷證之學，而愛史學，這是他與正統派的漢學家不同之處。浙江在清代本爲史學昌盛之區，實齋於史則更有重大的貢獻。文史通義專門研究史法，兼及文理，而不涉攷證，可以和劉知幾底史通媲美，但章氏底學識卻在劉氏之上。梁啓超稱此書是「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書中有許多大胆精確的見解，開放後來學者之心胸思路不少。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

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

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以卓絕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

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

，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

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實。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知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穎士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固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

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駙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况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

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

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沒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

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曲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闔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黎氏古文辭類纂)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

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揭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詩教，於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揣摩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

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家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

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做時君也。屈原上稱帝譽，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因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璣又謂後人所加，非

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術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遮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述著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文史通義）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

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間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敍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

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

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敍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哀焉而爲文集者也。

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

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於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

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

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

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

子軍書之閒，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

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子兵，紀傳，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原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

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狙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旣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

且名者，實之寶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卽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篇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

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

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騫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

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文史通義）

梅曾亮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戶部郎中，告歸後，主講於梅花書院。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卒，年七十一。

梅伯言是姚姬傳底四大高足弟子之一，姬傳以後，最能光大桐城宗派者。伯言少時愛作駢體文，因管異之底勸誡，後來才改作古文。他爲人器度閒曠，所以文章清妙澹宕，簡勁沉著；短篇的文字更能充分表現他的風格。他論文有一點很有價值，就是，主張文章應反映時代，表現時代，使讀者能一望而知某篇文章是某時代的人所作。這種見解在當時是很進步的見解。他說：「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少，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答朱丹木書）。但是他見到這一層，卻沒有想到今代人應用今代語來發表思想，不應用古代人底話文來作工具；這於他所揭的「因時」兩字未免就牴觸大半了。

梅氏亦能作詩，清雋靈妙如其文，著有柏楳山房文集。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道光元年，余初遊京師。一時交遊，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併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而情益親，議論益同。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遊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其相推，儼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相合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

今歲二月，小坡以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遊者甚祝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與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父兄者乎？吾且於其行何哉？

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儻然於四虛之途，而去人日遠也夫！

（王氏古文辭類纂）

男八十墓碣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徧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所葬適值其地。嗚呼！兒憨癡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人待之，蓋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若也！

（王氏古文辭類纂）

答吳子序書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

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激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

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

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辭者，愈少味矣。

疏惰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士說

(王氏古文辭類纂)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

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

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

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

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王氏古文辭類纂)

歐氏又一村讀書記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為近；由窺園而東北，皆菜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

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蔽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間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余遊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

夫圖記歌詠，恆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遊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蔽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雜，不能吟誦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

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埃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柏硯山房文集）

袁枚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家貧自學，自少卽有才名。乾隆初，開博學鴻辭科，枚被舉，應試落第。後中乾隆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試後，發江南爲知縣，後調任江寧知縣。旣而去職，歸居江寧。築園於江寧西城小倉山下，號曰「隨園」。故世稱隨園先生。隨園在四十以後，絕意仕進，盡其才作詩文，享盛名至五十年之久，竟有譽爲東坡再世者。嘉慶二年（一七九七）逝世，年八十二。著作甚富，有總集隨園三十種，內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

隨園於詩，古文，四六，均稱名家。袁是才子派名士派的人物，所以詩文均飄逸新雋，不落凡響。並且因爲自負絕才，所以每每肆力創造，不守故常。詩重性靈，以爲「詩者，人之性情也，作詩不可以無我」。故詩須言情，須寫心境，須有風趣。論文主曲；以爲「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這雖然就是「惟陳言之務去」的意思，但袁氏鄙棄因襲，勇於創造的雄心卻於此可以看出來了。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

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萃者屢巖，重者顛隳，皆環梁遮泄。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礫所撞，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

後十日，至雁蕩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匹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煙，爲霧，爲輕綃，爲玉塵，爲珠屑，爲玻璃絲，爲楊白花。旣墜矣，又似上升；旣疏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看；日光照之，五色映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後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

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

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於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

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於浙西之三瀑也信。

（小倉山房文集）

書魯亮儕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聞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頤，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

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

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

一日，命摘中卒李令印，卽攝中卒。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

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舍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

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喝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面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至有狂悖之員，請公並劾；魯付某等嚴訊』。

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

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華，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綺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化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受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繙衣一章。適先生麥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倚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瞪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覩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嫗，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戀，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殫殫，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孰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縣儂已極，阿嫗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予已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今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窈窕，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

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兄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小倉山房文集）

遊仙都峯記

或告予曰：『子游雁宕歸，則永嘉之仙岩，縉雲之仙都峯，均可遊焉』。予謹識之。誤記仙岩爲歸途之便，舟行十里，方詢土人，曰：『南北殊路矣』。心爲缺然。

及至縉雲，以仙都謀之邑宰，有難色，以溪漲辭；予遂絕意於遊。行三十里，止黃碧塘；日已昃，望前村瓦屋鱗列。從隸曰：『此虞氏園也。盍往小憩』？如其言，園主迎入茗飲，未暇深語，仍還旅店。

將弛衣眠，聞門外人聲嘈嘈，則虞氏昆季；曰：『別後見名紙，先生卽袁太史乎』？曰：『然

「乃手燭上下照，嗜且駭；曰：『我輩幼讀先生文，以爲國初人，年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復生也。願須臾留，明日陪遊仙都』。余未及答，而少者捲帳，長者捧席，家童肩行李；已至其家，折墜張飲。

次日，廚具饌，里具車，導入響岩。石洞隆然，叩之應聲。有小赤壁，有鼎湖，草樹橫竄歛，高不可上。仙榜岩雉堞橫排，可書數百姓名；陽谷爲溪水所嚙，非梯莫登，僅遙矚於大方石上。有宋浦江磨崖，及王十朋詩；約略可識。未一日而仙都之遊畢，仍宿虞氏家。

一 文

嘻！是遊也，非虞氏主之，則仙都不可遊；非從隸有請，則不詣虞氏；非日尙晏溫或有雨，則從隸雖請亦不往；非具片紙以名通，則虞氏亦不知我爲何人；我之當遊仙都，仙都之當爲我遊；天也，非人也。然仙岩咫尺可遊，而於意外失之；仙都心已決捨，萬不能遊，而於意外得之；一遊也，無大關係，而世事之舛迥如是；其他何可類推哉！

亟記之，以志遭逢之奇，而表虞氏好賢之德。

主人，名沅，字啓蜀，爲唐永興公之後人。

牡丹說

（小倉山房文集）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叢叢以百數。主人異目視之，爲捐重貲，慮他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爨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

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

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旣貌取以爲良，一不當，暴摧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牡丹之來也未嘗自曰：「宜重我價，宜置我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皆子一人爲之；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無花哉！」

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龔自珍

嘉慶間，桐城派古文大盛的時候，已經有陽湖派起而對峙了，到了道光間，復有龔自珍與魏源興起，創策士派文學來抗斥桐城派的古文。這一派在當時也頗有影響，附從者不乏其人。

龔字瑟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晚年好佛學，曾受戒。卒時年五十，時道光二十一年。著有龔定盦文集。

龔自珍的時候，清政已漸陵夷，龔與魏源等都是抱有經世治國的雄心的，因此愛談治國方略，經世大計；做起文章來亦是如此。所以人稱龔魏底文章爲「策士派」。自珍底文章往往多奇思怪語，發人所未發；又能橫恣透闢，峭刻鋒銳；有時更引證古書章句，暗譏政治時事。所以他的文章讀起來確是機警爽利，別有一種風趣。難怪他的文章得到許多愛讀的人，而他這一派的作風能够和氣焰方盛的桐城派對抗了。直到光緒末年，許多抱着變法圖強的雄志的新學家們，都還是崇拜他的詩文，覺得其味無窮的。但是他文宗周秦，竭力摹古；有時雖能做到瑰奇典麗的一步，卻不免有意義晦澀，不能顯豁的弊

病。所以他這一派的文章是不容易學，亦且不容易學得好的。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

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几，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潰兩盜爲海巨癘，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吾請銀於文官不可，或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擡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

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會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一、夜半，齋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箚旂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艦。殺賊四百餘人。

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潰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定盦文集)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

何以疑若可守然？

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而相輾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

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九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上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

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縱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

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囊駝，與余摩臂行。時時囊駝衝余騎顛。余亦搗蒙古帽，墮於囊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

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彘者相搗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

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囊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閒道矣」。

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閒道出沒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而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定盦文集)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

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旦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脚，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扁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

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

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畚鍤。有白甍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

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

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曾國藩

曾國藩是清朝的中興功臣，亦是桐城文派的中興功臣。但二者底壽命均已盡末日；所以雖然有這一度中興，清朝自太平天國滅亡後，祇繼續了四十幾年；桐城文派則自曾氏以後，就沒有第二個繼承的人，終至於衰滅。所以曾國藩雖然使桐城派古文發揚光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壽命卻也快完了。

曾氏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季年，洪楊亂起，受命辦團練於長沙，號曰「湘勇」，連勝太平軍。後又練水師，戰功亦偉。太平天國之亂為時共十五年，盤踞金陵達十二年，勢力所及達十六省；但卒為清軍所滅，落得一個「粵寇」的名稱者，大半是因為曾國藩「精忠報國」之故。曾氏對於清朝的皇帝們，真可以說是第一大功臣了。

曾氏卒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六十二。有曾文正公集。

經史百家雜鈔序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

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敍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六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篇，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

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入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二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湘鄉曾國藩識。

著述門 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等，湯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臯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戰爭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鑄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苗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曾文正公文集)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鼎），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

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平？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受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與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

乎桐城姚氏者也。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繫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職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

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緝喜往復，亦時有亂

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文正公文集）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

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磬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三义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

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聖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

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愬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

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於途。近縣之藥旣罄，乃巨艦連橋，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螳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

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

連捷之言曰：『李曾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舍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桐城圍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

南桂之言曰：『方金陵軍官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寧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逢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

於是國荃與諸將并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橈，牆宇傾墜，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

，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帥東討，非秘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厲乘之，積醜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冥漠，千祀馨香。新廟孔赫，彝學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黎氏古文辭類纂)

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

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

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

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絜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途徑，所得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

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開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曾文正公文集)

吳敏樹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清咸豐同治的時候，古文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國藩和吳敏樹；時人稱爲「曾吳」。但南屏只中過鄉試，地位遠在曾氏之下，文名是不及的。可是，在桐城文派中興的時候，吳氏卻是不滿意於桐城文派，而不肯自認爲桐城派作家的一個古文家。曾國藩作歐陽生文集序，述桐城派底淵源與傳授甚詳，內中有這樣兩句話：「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這當然是將南屏也拉入桐城派之內了，但偏偏南屏是個「素非喜姚氏者」，因此特地加以否認，說是「未敢冒稱」。而且他以爲「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這是很有理的話，在當時可以說是一般桐城派古文家底當頭棒喝。吳氏因爲素不喜桐城派的古文，所以說自己是「爲文得歐陽氏之逸」，而「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這是儼然以直接韓氏之道統自居的口氣，他瞧不起歸震川，所以更瞧不起自命繼承歸氏的方姚

等人了。但他自己的文章亦不過在方姚之列，未見怎樣高明。他著有梓湖文集十二卷。

與筱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

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乃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

不可以口舌爭也。

散

文

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望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

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

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梓湖文集)

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倖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歡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遊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

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

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饒 鉅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常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

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

嗟乎！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聞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王氏古文辭類纂）

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

初發棹。自龍口向香爐，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

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香爐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

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燈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滄滄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苦車輪巨壘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

，似不翅也。

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鷄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飢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瞰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王氏古文辭類纂)

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

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平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

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

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

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時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

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

及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

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

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

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王氏古文辭類纂）

雜說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僞以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藥草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惟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惟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顧羸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羸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性憚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羸遽伏地，馭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溼，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王氏古文辭類纂）

嚴復

嚴復是介紹近代西洋思想的第一個人。他是個翻譯家；但他的譯文卻都是上乘的古文，所以他也是個古文家。他的翻譯文章在文學史上是應該享有一個重要的地位的。他所譯的書有赫胥黎天演論，穆勒名學，斯賓塞爾羣學肄言，亞丹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等九種，都是信達而又古雅的譯文。他的書，因為是用古文譯的，所以能博得當時的老先生們底歡迎和贊許，而風行宇內二十年。固然有新派的人物說他譯得太雅，不能普及，但我們要知道，嚴復譯書本來只是爲少數人的，他的目的只是要介紹些西洋的學術思想給一班瞧不起西學的老先生們看看；他說，「……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蹟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國之古書，而欲裨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可見他的意思是只預備譯給「深」通古文的人看的，不是深通古文的人就不配看。可是，他用古文譯書，也是迫於情勢，這祇要看當時的古文大家吳汝綸在天演論序文中所說的話就可以知道；吳汝綸說：「……欲淪民智，莫善於譯書。……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

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譯書既然不能用八股文或語體文，嚴復當然只好用古文了。但用僵滯的古文來譯繁深的學術書，豈是容易？嚴復譯文能博得吳汝綸畫底贊許，至譽爲「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同時又能譯得信而且達，極忠實之能事，這全靠他既能精通英文，又運能用古文，同時還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地鄭重譯去，力求達到信，達，雅的地步。這種成就不能不說是大不容易的。他是吳汝綸底門生，所以亦和林紓一樣，是一個桐城派的古文家。但他把無用的古文化爲有用，把西洋底近代思想介紹到蔑視西學的中國，這一種卓識和努力就使他的價值遠在他的老師之上了。

嚴復字幾道，號幼陵，福建侯官人，出身是派赴英國的海軍留學生，回國後任海軍學堂教習，海軍協都統，資政院議員等，民國初年曾任北大校長。他生於一八五三年，死於一九二一年。

天演論導言一——察變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

，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前，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微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號，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蜂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彊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爲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始祖，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瀼瀼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

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

驚怖斯言，則索證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爲海。蓋蜃灰爲物，乃羸蚌脫殼積疊而成；若用顯微鏡察之，其掩旋尙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爲海，此恆河沙數鬣蚌者胡從來乎？滄海颺塵，非誕說矣。且地學家歷驗各種殭石，知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特爲變至微，其遷極漸；即假吾人彭聃之壽，而亦由暫觀久，潛移弗知。是猶「螻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變名之，眞瞽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二十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

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

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天演論)

天演論導言四——人爲

前之所言，率取譬於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經人力所修爲施設者是已。乃今爲之試擬一地焉，在深山廣島之中，或絕徼窮邊而外，自元始來未經人跡，抑前經墾闢而荒棄多年，今者彌望蓬蒿，光無蹊迹，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則人將曰：「甚矣此地之荒穢矣！」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卽是種中之最宜，而爲天之所擇也。忽一旦有人焉，爲之剷刈穢草，斬除惡木，繚以周垣，衡從十畝，更爲之樹嘉葩，栽美箭，滋蘭九畹，種橘千頭；舉凡非其地所前有，而爲主人所愛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畝園林；凡垣以內之所有，與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別矣。此垣以內者，不獨溝塍闌楯，皆見精思，卽一草一花，亦經意匠，正不得謂草木爲天工，而垣宇獨稱人事；卽謂皆人爲焉，無不可耳。

第斯園旣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勢必時加護葺，日事刪除，夫而後種種美觀，可期恆保。假其廢而不治，則經時之後，外之峻然峙者，將圯而日卑；中之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

；飛者啄之，走者躡之，蟲豸爲之蝨，莓苔速其枯；其與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緣間隙而交縈，或因飛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將見基址僅存，蓬科滿目，舊主人手足之烈，漸不可見。是青者，又戰勝獨存，而遺其宜種矣。此則盡人耳目所及，其爲事豈不然哉？

此之取譬，欲明何者爲人爲。十畝園林，正是人爲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謂之「力」，謂之「氣」；其宅一心者謂之「智」，謂之「神」；智力兼施，以之離合萬物，於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謂之「業」，謂之「功」；而通謂之曰「人事」。自古之士鋼窪尊，以至今之電車鐵艦，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濟天工之窮也。雖然，苟揣其本以爲言，則豈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滅者，乃出於天生；卽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輔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奪天工」，其說固非皆誕，顧此冒衫橫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則亦彼蒼所賦畀，且豈徒形體爲然？所謂運智慮以爲才，制行誼以爲德，凡所異於草木禽獸者，一一皆秉彝物則，無所逃於天命而獨尊。由斯而談，則雖有出類拔萃之聖人，建生民未有之事業，而自受性降衷而論，固實與昆蟲草木同科，貴賤不同，要爲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窮理之家之公論也。

原富發凡

（天演論）

凡一羣生事之所需，皆於其民力是出；是故國之歲費，與其歲殖，有相持之率焉。殖過費，則爲盈，盈則其民舒；費過殖，則爲朒，朒則其名蹙。其所視以爲盈朒者，常在四事：一曰、「致力之巧拙」，二曰、「出貨之疾徐」，三曰、「生者之衆寡」，四曰、「執業之損益」。無論其國天時地利之何如，率之盈朒，恆視此四者。均是田也，甲十鍾而乙五，則巧拙之分也。均是民也，此日一而彼日百，則疾徐之異也。至於游民衆多，作爲無益，國以之貧，其故尤易知耳。

—— 清 代 文 粹 ——

雖然，四者孰重乎？曰：巧拙疾徐重，而衆寡損益，方之輕也。凡屬初民，多爲漁獵，稍進乃耕稼。夫漁獵之衆，莫不操網罟，執弓矢矣，而耕稼之民，亦無一夫之不田，一女之不織，彼其生，未嘗不衆也，其爲未始無益也。顧今如是之民，往往赤貧羸苦，時憂乏絕，而游牧之國，乃常以生事勿供，捐溺幼孩，播棄黎老，以食烏鷹狼虎而不憐。獨至文物聲明之國，其民力生而不勞者至多，而奉養之優，轉什伯於勞力者。一國之內，百產充盈，衣食饒衍，其中最下小民，苟勤謹治生，則口體之養，有絕非草昧之民所能得者。然則卽已事而觀之，四者輕重，大可見矣。

（原富）

能實

道每下而愈況，雖在至微，盡其性而萬物之性盡，窮其理而萬物之理窮，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驚遠窮高然後爲大乎？今夫筴，兩緘以爲郢，一房而數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藝者不違其性，兩足以潤之，日足以暄之，則無幾何，其力之內蘊者敷施，其質之外附者翕受，始有萌芽，繼乃引達，俄而布蔭，俄而堅熟，時時蛻其舊而爲新，人弗之覺也，覺亦弗之異也。觀非常則驚，見所習則以爲不足察，此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所以衆也。

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莖支幹花葉果實，非一曙之事也。其積功累勤，與人事之經營裁斷，異而實未嘗異也。一鄂一柎，極之微塵質點，其形法模式，苟諦而視之，其結構勾聯，離婁歷鹿，窮精極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則，此所謂至隨而不可亂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體則爲分官，合其官則爲具體。根幹以吸土膏也，支葉以收炭氣也，色非虛設也，形不徒然也。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無爲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旣如彼，其功用之美備又如此，顧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熒然暉者，浸假而瘁矣。夷傷黃落，蕩然無存，存者僅如他日所收之實，復以函生機於無窮。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測有若是者！

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謂萬物一圈者，無往而不遇也。不見小兒拋壻者乎？過空成道，

勢若垂弓，是名「拋物曲線」。從其淵而平分之，前半颯而上行，後半墮而下趨，此以象生理之從虛而息，由息乃盈，從盈得消，由消反虛。故天演者如網如筌，又如江流然，始濫觴於崑崙，出梁益下，荆揚，洋洋浩浩，趨而歸海，而興雲致雨，則又反宗。始以易簡伏變化之機，命之曰「儲能」；後漸繁殊，極變化之致，命之曰「效實」。儲能也，效實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儀之內，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莫能外也。

希臘理家額拉吉來圖有：「世言無今也，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譬諸濯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嘗待也。方云一事爲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豈僅言之之時已哉？當其涉思，所謂今者，固已逝矣。今然後知靜者未覺之動也，平者不喧之爭也，羣力交推，屈申相報，衆流匯激，勝負迭乘，廣宇悠宙之間，長此摩盪運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顯之爲氣爲力，幽之爲慮爲神，物烏乎憑而有色相，心烏乎主而有覺知。將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爲是變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自麥西希臘以來，民智之開，四千年於茲矣，而此事則長夜漫漫，不知何時旦也！

林紆

林紆是一個古文家，但與一般的古文家不同。他用古文來翻譯西洋文學，用古文來做寫小說的工具；他的重要就在於他的古文譯作。古文向來只是被人用來寫論說，序跋，銘贊，碑誌之類，即有人用以記事言情，亦只有短篇，沒有長篇。林紆卻居然用鬼話文學的古文來翻譯人話文學的長篇西洋小說，而且能運用自如，成績斐然，這實在是他對於古文的一大功勞。他的翻譯小說，因為自己不懂西文，未免不能十分忠實；但他是個富有文學趣味和理解力的人，所以譯文每每能極顯精采，饒有情致。如茶花女遺事，拊掌錄，迦茵小傳，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確可算是難得的好譯本。他的譯文使古文靈活了，豐富了，同時也充分顯出了古文底可能性；這到底是很不容易的。但古文家中，看不起他的文章，把他的譯作認為「旁門左道」般的東西的，也頗有其人；如章太炎則甚至痛罵一頓，以為他的古文醜惡不堪。章氏云：

……紆視復（指嚴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彩雜污，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為妍，而祇益其醜也。——文錄二，

與人論文書。

這段話形容林紓文章底那種扭捏做作的風格固然很像；但平心而論，林氏努力活用古文的成績究竟不可埋沒，比較那些只知用古文來寫點論辨序跋碑誌的人，當然要高明得多了。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初譯小說時署名冷紅生，福建閩侯人。他著作極豐富，大部份爲翻譯小說。據調查所得，他的譯作共有一百五十多部，包含英，美，法，俄等十國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塊肉餘生述，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黑奴顛天錄，不如歸等。他所譯的雖然不一定是第一流作品，但他引起了中國人對於西洋文學的趣味，同時首先介紹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到中國來，其功正是不小。他雖然是一個舊文學的傳統人物，但他對於文學有許多大胆的新見解，如說司各得送更司等底小說其文學價值不下於左馬班韓等。他自己也用古文作小說，有京華碧血錄，金陵秋，冤海靈光，官場新現形記，和發表於新申報的妖夢荆生等；前四種是寫的時事，類於筆記；後二種作於新文學運動時，影射胡適等，徒然謾罵以取快，更夠不上算是小說了。此外，林氏著作有畏廬文集，畏廬詩存，畏廬漫錄，畏廬瑣記，蜀鵲啼傳奇，

合浦珠傳奇，天妃廟傳奇等。林氏生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卒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畏廬記

不燭而行暗，不侶而處獨，其人恆鬼之畏；然而遇醉與倦者無畏也。延吭以俟刃，據鏹以受烹，其人恆死之畏；然而悍賊劇盜無畏也。天下惟死與鬼，常足以怖人；而心勿存焉與亡其心者蒞之，恆若無事。然則無畏之非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斯難矣！

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事不在變而在常，用不在氣而在志；持虛枵之氣，矯高厲之節；時命適備，其人亦可以權爲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後，鄉黨譽之，朋友信之，終其身無聞過之日矣。夫據非其有，而獲重名美利；鄉黨譽之，朋友信之；復過不自聞，而竟蹈於敗；天下之可畏者，孰大於此！且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亦可權而爲之者耶？唯無畏過自治之心，矯厲粉飾，匿瑕護垢，冀以終存其名；不淪而爲僞，亦稀矣！處常而不虞，日漬於世俗之論說，初志寢懈而見奪，於是終身常畏人；終身畏人之人，亦非吾所謂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者爾！

余行年四十，檢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觀鄉黨朋友之間，間有譽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淪而爲僞

也！因築室於龍潭浩然堂之側，顏曰畏廬，并記以存之；庶幾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爲僞矣。

（畏廬文集）

冷紅生傳

清——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恆跟踏匿隅；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

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藝絕一時；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怪僻不可近。

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

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僻也。

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悽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

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茶花女遺事代序）

趙聾子傳

— 散 —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至閩。三日，閩之薦紳先生，大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臺』，羣客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準隆，位相』，羣客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患聾子之詆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他客亦蹙然，若憫其果死者。更撫其頂，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壽夭貴賤，惟聾子一言。

聾子詭譎多智，嘗陰飾姝麗若貴家者，亦至而求相。聾子僞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泚而粟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庸至，聾子皆許售。閩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聾子許售已百數。榜未出，至而更欲有問者，晨款其扉，而聾子以夜去矣。

畏廬曰：『有某公者，擁貲巨萬，已任方面，事聾子甚恭；聾子策三年必開府，今已後期無驗，病擊，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於聾子特厚。嗚呼！聾子亦神於乞矣』

祭陳氏姊文

（畏廬文集）

維年月日，同產弟紆，及從弟秉華，謹以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於陳氏大姊之靈曰：
 嗚呼！母最念姊，姊目遂瞑。短髮顛聲，猶造爾靈。在昔喪弟，母咽弗呻；今復哭姊，我心如
 醒。人哭所親，必遂其情；我防母聞，無敢縱聲，爾階爾堂，爾櫛爾巾，乍過未思，若有其人；
 思之忽號，萬刺叢生。嗚呼哀哉！

我蒙而窶，姊次適長，以力佐母，二饋所仗。我餒而啼，姊泣莫仰；我晨趣塾，姊送之門。沐
 櫛我髮，蔽綴我禪；惟姊是依，事姊猶尊。姊卅嫁年，五喪在殯；今亦喪姊，魂裂魄震。死果泯
 泯，吾亦何念；瀕危呼我，載相我面，冥冥萬年，慘慘一見！嗚呼哀哉！

總帷振風，秋鐙斂耀，生遂死安，於姊何弔？顧瞻我母，日惟哀悼；相母勿悲，惟姊之孝。尙
 饗！

（畏廬文集）

致蔡元培書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餘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爲歎！

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當謹撰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尙新學，乃亦垂念遺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

雖然，猶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鬪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敵，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多奇創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庸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

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殺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聖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失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述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倫變親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蓋公今爲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末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

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

心以饒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焉？

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便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公問陳，孔子行。陳恆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亦莫強於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敗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懣懣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託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指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採岳珂

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使唐漢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與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馱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舌馱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白話爲主，不可也。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擬不於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奮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

彼又云：『武墨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遺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

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效

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爲我公惜之！

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復；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林紓頓首。

（高中國文）

章炳麟

章氏在學術上是清代學術底最後的大師；在文學上，是最後的一位大古文家。他自以爲「上天以國粹付余」，所以力主復古，而且是「豈直抱殘守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復而光大之」。這就難怪他一生是在努力爲垂死的古文學支撐着最後的壁壘了。他是個學者，但也是個文學家。他主張文章不應分「應用文」或「美文」，凡是文章都應內容與修辭並重；所以他的學術文章都是精心製撰的文學作品。而且，因爲他是抱復古主義的，所以他的文章又都是頂古的「古文」。嚴復林紓等不必說，連唐宋的古文家有許多他都看不起哩。清代古文家中，他勉強瞧得上眼的只有那假古董王闈運（湘綺），但也還只「能盡雅」而已。他眼界所以如此之高，大概是因爲他把古文底「古」的程度定得太高了，他以爲古文應古如魏晉；他說秦漢底記事韻文，雖爲後世所不及，但持論則或者不中或者散雜，所以他主張持論應以魏晉爲法。爲什麼呢？因爲：

魏晉之文，大體皆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已有度，佻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



。廉而不節，近於彊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論式篇

上文所說的『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就是他所定的文章底標準；他自己是能做到這一步的，所以他的文章一方面固然饒有魏晉風味，一方面也真能內容充實堅潔。這當然是非像他那樣有學問有思想做不到的。他做文章並不只是要製造一些假古董，這就是他遠勝於同時代的古文家如王闓運輩的地方了。但是活人硬要用鬼話來發表思想，總不免是違反時代的事情，何況要做他那樣的文章還須『必先豫之以學』哩；所以他既不能使古文復興，甚至得不到一個傳人，自是必然的了。

章氏受學於俞樾（曲園），精通小學，國故論衡中論小學音韻學諸篇，多有前人所未發之精義。國故論衡一書實爲清代的幾部重要學術著作之一。其他如文始，薊漢微言，檢論，文錄等，在學術上，在古文上，都是很重要的作品。

論道家

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爲儒家之先導。老子『谷

神不死，是謂玄牝」等語，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說，推爲教祖，實於老子無與。

亦以忱於利害，膽爲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無爲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者，實以表其膽怯之徵。蓋前世伊尹太公之屬，皆爲輔佐，不爲帝王。學老氏之術者，周時有范蠡，漢初有張良，其位置亦相類，皆忱然於權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學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謂不背其師說矣。

老子非特不敢爲帝王，亦不敢爲教主。故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抵爲教主者，無不強梁。如釋迦以勇猛無畏爲宗，尊曰「大雄」，亦曰「調御」。而耶穌穆罕默德輩，或稱帝子，或曰天使，遇事奮迅，有愍不畏死之風。此皆強梁之最也。老子膽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

然天下惟膽怯者，權術亦多；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勢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論老莊諸子，以爲歸於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義諦，由其博覽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爲主。雖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羣龍無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權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詐取人，使彼樂於從我。故曰：「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老氏學術，盡於此矣。雖然，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

而徵藏故書，亦悉爲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爲本師，而懼老子發其覆也，於是說老子曰：『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囑』。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徧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於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藉令其書早出，則老子必不免於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猶以爭名致戮，而況老子之陵駕其上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擊前哲。憤奔走游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力攻取之事，故作胠篋以絕之。其術似與老子相同，其說乃與老子絕異。故天下篇歷敘諸家，已與關尹老聃裂分爲二。其褒之以至極，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說，爲己所取法也。其裂分爲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權術自污也。

或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氏。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於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爲莊子所極稱，彼亦莊子師耶？

俞先生傳

(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

俞先生，諱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革職。

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對述聞，又規雜志作諸子平議，最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雜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輯察臆理，疏紕比昔，牙角財見，紬爲科條，五寸之規，極巧之工，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郭矣。

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鷲沈濤，其它多凌雜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於詒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翔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卽歸藏經，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頗右公羊氏，蓋得之翔鳳云。爲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

說經好改字；末年自勅，爲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絳讀左氏昭公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說曰：「不然」者，林然之誤，借繚爲林」。先生曰「雖均善，不可以訓」。其審諦如此。

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推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韓非所謂「番吾之迹，華山之碁，可以辨形體，識通段」者，至秦漢碑銘則止」。

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肴食，衣不過大布，進饌不過茗菜。遇人豈弟，臥起有節。氣深深火董，形無苛姸，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札汎愛人，其文辭瑕適並見，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

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有易說，易穹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攷，卦氣續考，書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牋，鄭康成駁正，三禮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候考，論語鄭義考，何邵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兒苦錄，讀漢碑。至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他筆語甚衆，然非其

至也。

年八十六，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菲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貽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毅張，不弛愈繕；不逮一世，新學蠹生，滅我聖文。祭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

（開明活葉本文選）

熊成基哀詞

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餘杭章炳麟謹以玄酒黍香奠烈士熊君之靈。

烏乎哀哉！君實徐伯孫之死友，而與炳麟幹枝相維者也！伯孫誅恩銘於安慶，陰結軍隊，期於會朝，城門晝閉，援師阻遏；大誼挫頓，遺之於君。逾年，援桴鼓而興，夜塵重圍，內外障隔，卒不能成尺寸功；而軍人光復之心自此始。君既挫衄，隱名奔竄，轉側日本關東之間。止宿吉林，麗於凶橫。僞清宣統二年，正命吉林巴爾虎門外；羣隸以是要賞者二十三人。逾年武昌昌興，獨夫避位，大物以更；又逾年，炳麟至自京師，芟舍長春，以治簡書；所寢之室，則君拘累時故處。

也！

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君之倡義，以暴君在上，烝民失職；非欲傳刀一人明矣。使君無死，將帥義夫以獎大順，雖與黎黃二公鼎足而三可也！天祿不長，噬於豺虎！芳烈所播，不二十月而大義舉於江漢；終復舊物。君之神靈，其可以妥！獨念讒人高張，久未梟除；其所以賊君者，不以臨時對壘，願誣爲刺客，以媚貴寵。而又飲以珍膳。餒以甘言，禁錮告變之人，以自解說；使死者無怨聲，而親藩得以快意；斯可謂宗社黨之造端也。昔浙江巡撫張曾敫在官無愆，殺一秋瑾而士民敵愾；後徙他官，所在見拒；清廷雖愛曾敫，猶不能遣。今是凶人，貪以敗官，又造矯誣，以摧義士；其罪視曾敫且什百，民國改建，而猶晏居東表，專鎮一圻，斯實國家之恥！

昭告君之神靈：凡今日與奠者，自奠之後，而不能本君革除之志以鋤貪邪，而敢有回旋容閱以爲凶人地者，有如松花江！嗚呼哀哉尙享！

(初申模範文讀本)

安君碑

君諱重根，韓人也。韓故漢郡，地不盈圻，李氏受圖，實始洪武。世表東海，重若左肘，王澤

下究，而徵調不至；故能流其愷弟，壤膝志同，屬清僭位，猶頗恤小；竭夷不庭，設以盜言，始自僭制，終爲陪屬。建統監以把其籍，廢舊君以伐其謀，質適嗣以防其貳，散王旅以毀其器，僂貞士以渙其羣，忱爲殘賊，怨者亦衆。島中武節，無歲不厲。君素深湛，餐服景教，將率大順，以遏亂流，搜索曹耦，剗指爲誓，南自馬營，北蕪鮮卑，同志七八，參錯棋置其間。淳熙二年秋九月，元惡伊藤博文。橫厲遼左；清吏總督以下，皆蛾伏道周，如謁萬乘。乘傳追風，次哈爾濱。君自遠道，詰旦駟馳，輅其顏行，傳舍之野；急有蹙怒，誰卒越騎，豨啤聲牟，奔發七丸，皆中要害。侯人錯愕，戈綴不校，狂狡顛覆，應時就僂。逮君考問，詞無盈餘，風烈四飛，義夫感憤！北極法家，追爲辨訟，卒劾極刑。明年二月，僂死於獄，年二十三！夫亡國絕祀，海陸代有；及兵符制於仇國，軍實毀於武庫；發難無弧矢之威，同惡無簡書之恤；禍重如地，亦知亡矣，然則梟鳴翰凶，誼無兩立；雖燭害於方來，害不云極，國猶終斃；斯所以馳走絕險，勢無反顧者也。銘曰：

獠郁夷兮叢犬羊，蹂甫田兮焚稷穰，鶴鳴蛭兮泰風盲，操僕姑兮射天狼。彌義聲兮震四方，燧昨斬兮民不亡！

康有爲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一字長素，別署更生，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康氏設萬木草堂講學，梁啓超氏爲其高足弟子。甲午之戰後，氏糾合青年學子數千人，上書言時事，卽所謂「公車上言」，中國之有「羣衆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後康氏創強學會，青年志士，參加者極多。戊戌政變不成，康氏遁遊歐洲，著有十一國遊記。康氏是「今文學」運動底中心，著有新學僞經攷，以爲周禮逸禮左傳等都是劉歆所僞造的；孔子改制攷，以爲真經底全部份都是孔子底託古改制的作品。這兩部書對於晚清思想界的影響極大，啓發學者對於古書的懷疑檢討的態度。康氏還有一部重要的創作，大同書，是根據禮運底「大同」之說來發揮他的大同世界的新理想的。康氏卒於一九二七年。

不忍雜誌序

於元之中，而有諸天，於諸天之中，而有無量數不可思議之星雲星團星氣，於無量數不可思議

之星星雲團星氣，而有日，於繞日飛游星之中，而有我地，渺乎小哉！之諸天也，諸星也，大塊也，成住壞空，一一不可免也。康子夕臥林庭，仰視流星，爆裂飛鳴，過於我前，一昔不知其數，是亦一地之分裂死亡者也。吾乃寂然無所感於吾心，況於割地八寸之一而爲中國，其爲叢爾益甚，其爲得喪益不足計矣！吾生逢多難，身經大劫，死灰枯木，若非人久矣！即使大炮裂地，不以爲驚，黃金鋪地，不以爲喜。雖然，吾何以識元天星日哉？以吾之有知，吾何以有知，以吾有身，而吾之身，僕於大地，生於中國也，於是愛大地而親中國焉，吾無奈吾識性何！凡與吾交親之大地中國，樂者吾樂之，憂者吾憂之，吾不能禁絕吾樂憂，而躬際中國之危難。於是不忍之心，旁薄而相襲，觸處而怒發，不能自忍焉。於是吾遂靡靡喋喋，不能已於言。觀民生之多難，吾不能忍也，哀國士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墮落，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蠹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觀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民之分亡，吾不能忍也。怵焉心厲也，怒焉隕涕也，淒淒焉悲拚袂也，逝將去之，莫能忘斯世也，願言拯之，惻惻沈詳予意也。此所以爲不忍雜誌耶？

延香老屋詩自序

詩者，言之有節文者耶？

凡人情志鬱於中，境遇交於外，境遇之交壓也瑣異，則情志之鬱積也深厚。情者陰也，境者陽也。情幽幽而相襲，境媿媿而相發。陰陽愈交迫，則愈變化而旁薄。又有禮俗文例以節奏之，故積極而發瀉若江河，舒若行雲，奔如捲潮，怒如驚雷，咽若溜灘，折如引泉，飛如驟雨。其或因境而移情，樂喜不同，哀怒異時；則又玉磬鏗鏗，和管鏘鏘，鐵笛裂裂，琴絲愔愔，皆自然而不可以已者哉。

— 文 — 169

夫有元氣則蒸而爲熱，輒而成響，磨而生光，合沓變化而成山川，躍裂而爲火山流金，匯聚而爲大海。廻波塊軋有芒，大塊文章，豈所爲之哉？亦不得已也。故志深厚而氣雄直者莽莽天地而獨立，妙萬物而爲之悱惻其情，明白其靈，正則其形，玲瓏其聲。芬芳烈馨，穠華遠清，中和永平。澹泊而不厭，亭立而不矜，迤灑而淵淳，月明而山行，石破而天驚。時或風雨怒號，金鐵飛鳴，山水妙麗，天日晶晴。或萬馬戰酣，旌旗飛縈，或廣殿排仗，冕旒巖凝；或巖藤落葉，面壁老僧；或萬花放曉，士女春盈，或深山大河，巨海積沙，崇峯攢天，洪波疊嶺，飛雪蔽地；湖海

極目，烟岫鬱攸，蜿蜒漫空。乾端坤倪，神怪暴發，人經物理，龍象蹴踏。斯其爲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者耶？

吾童好諷詩，而學在擇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雕肝嘔肺以爲詩人。然性好游。嗜山水，愛風竹。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爲學，則餘事爲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遭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記爲詠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懷，日行連犴奇偉之境。臨眺舊鄉，遭回故國。閱劫已夥，世變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嚙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隴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於詩。情在於斯，噓氣難已。奔亡無定，散佚彌多。門人梁啓超請收拾叢殘，發願手寫，遂搜篋與之，當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詠歎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歇事，小雅國風之所不棄也。後之誦其詩，論其世者，其亦無罪耶？

（新文選）

答廖季平書

季平仁兄先生：

大劫飛灰，人間何世？醫院臥病，淒苦寂寥，故人之書，忽來天上，循誦三四，如見神采；軒鑿鼓舞，頓爾忘憂。參商東西，無由合併，願言懷思，我勞如何。

昔聞執事說經鏗鏗，見忤當道，其與僕書三焚不略同耶？道大不容，與君正堪共笑耳！

僕昔以端居暇日，偶讀史記，至河間獻王傳，乃不稱古文諸書，竊疑而怪之。以太史公之博聞，自謂網羅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若有古文之大典，豈有史公而不知？乃偏考史記全書，竟無古文。諸經間著古文二字，行文不類，則誤由劉歆之竄入。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爲僞，卽信今文之爲真。於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於是孔子之道，四通六闢焉。

惟執事信今攷古，足爲證人，助我張目，道路阻修，無由講析，又寡得大作，無自發明。遙想著書等身，定宏斯道。方今大教式微，正賴耆舊有伏生田何者出而任之；非執事而誰歸？臥病困苦，無由一一吐盡肝膈，且待後日。今謹上中庸註禮運註各一卷，惟乞是正。

敬問興居，不盡縷縷。

論兒戲

(新文選)

兒童之嬉也，善摹長者之所爲，善仿市井之所作，披長者之袍，執笏而舞，不慮其曳地之過長，笏之過重而易仆也。陳豆而戲，舉戟而戲，持刀而陣，不虞久之易嬉而怒，奮刃相毆，流血倒地也。今吾國人觀人之共和也，亦共和焉。人之政黨也，亦政黨焉。人之國會也，責任內閣也，亦國會焉，責任內閣焉。人之選舉也，亦選舉焉。人之平等自由也，亦平等自由焉，人州自立也，亦割據自立焉。甚至人高冠緇後衽衣也，亦高冠而緇後衽衣焉。人櫛塊肉而刀叉食也，亦櫛塊肉而刀叉食焉。人免冠鞠躬握手也，亦免冠鞠躬握手焉。凡一切禮制官名，無一不襲人矣。惟人心風俗之盡壞，道德教化之盡喪焉。其不仆地互殺，同流血以歸於盡也，幾希。嗚呼！舉國皆兒嬉也，奈之何不亡？

(現代文讀本)

梁啓超

梁啓超字任公，一字卓如，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啓超賦稟過人，六歲畢六經，八歲學爲文，九歲能日綴千言，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七歲中鄉舉。後與陳千秋等受學於康有爲，學益猛晉。「戊戌變法」（一八九八）運動，與康有爲譚嗣同等同爲領袖人物。失敗後，避居日本。初在滬辦時務報，後辦新民叢報，風行全國，如有魔力。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氏曾自述當時文體云：「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鍊。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這就是梁氏所創用的一種「新文體」，在當時是『學者競效之』，『老輩則痛恨』的。甚至他的先生康有爲都向他放冷箭，說：『比歲舉國文章，背經舍史，穢語鄙詞，雜沓紙上。視之則刺吾目，引之則污吾筆』。但平心而論，梁氏早年作品，確是 *Journalism* 式的文章，虛浮，叫囂，堆砌，排比，均所不免；但這樣的文章能突破了古文家「義法」底束縛，儘量採用新字新語和新句法，使文章底實質和可能性變大變豐富，卻實在是

一種進步的文體，其適合時代之需要當然遠在古文八股文之上。這種文體是時代的產物，是新思想萌芽時期的工具；它使古文解放了，同時也預示了「文學革命」之來臨。這就是梁啓超對於近代文學的一個不可輕視的貢獻。

梁氏到了中年，辦國風報庸言報的時期，因思想之進展，作風頗有改變，由宕跌激越轉到清淡謹穩。但這時候號召聳動讀者的魔力卻不及從前了。民國初年，尙作古文詩辭；歐戰後歐遊歸來，就逐漸改作語體文了。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卒，年五十七。著作甚多，有飲冰室全集，墨經校釋，墨子學案，清代學術概論，近著三輯，學術講演集，三輯等。

說國風

昔先王陳詩以觀民風，吳季札觀樂，一則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其衛風乎！』再則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蓋既積民以成國，則國內之民之品性趨向好尚習慣，必畫然有以異於他國，若此者謂之「國風」。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繫也。故季札觀風以推知各國存亡之數，短長之運，未或有忒。而中外古今之言治本者，亦罔不致謹於是。

夫古代則邈矣，第弗深考。若並世犖犖數名國，蓋莫不各有其國風以矯然自異，而其國之所以能獨秀於世界者，恆必由此。

英人尊閱歷，重實行，雖屢挫折，靡或退轉，而惟期成於厥終。其治事也，以爲事前而計慮之，毋寧事後而審察之，彼非先定一原理原則，乃始應用於實際。蓋行諸實際而有成之後，乃推求其所以獲成之原則，而應用於第二者也。故其遇事也，恆冒險以進取，而無或長慮卻顧於事前，以沮其邁往之氣。而既已爲之，則雖累失敗而決不肯廢於中道；惟案其失敗之所由，徐徐改作，以底厥成而已。故其保守之性，與其進取之性相引而俱強，他國雖有良法美意，苟非經英人實行而有效者，則不屑學也。其所實行而素習，雖他國人羣起而非笑之，不屑顧也。其國內個人之相視也亦然：人人各自磨鍊於閱歷而務實行，故不倚賴他人，不爲他人所阻撓。惟其如是，故亦不阻撓他人，亦不恃人之倚賴我，以自爲重。惟其如是，故並政府亦非所倚賴，並政府亦不得妄干涉個人，而人人皆有軒軒獨立求其在我之概。惟其如是，故其政治上之意見，不輕相讓，而亦不屑詭道以相爭。常有兩大政黨，堂堂正正，互相督責，互相補助，以圖國家之進步。此英國國風之大凡也。

德人反是。德人蓋全世界最好學之國民也。其性遲重而矜慎，將有所興作，則必先求其原則，

審之至當，乃始從事，故常於事前豫卜事後之成績，常以先見防弊於未然，其秩序常整齊嚴肅，而決不許有一度之失敗以耗費其精力，往往有期成於數十年後之事業，而數十年前，舉國已講求而播植之。惟其然也，故凡百皆仰先覺者之嚮導，皆賴政府之指揮，其人民不肯妄作聰明，以致甚囂塵上。而亦以學術政治，皆務覈名實，故一切矯誣浮夸之言行，不能見容於社會。惟其然也，故有不學，學則必能；有不謀，謀則必周；有不戰，戰則必克。彼義務教育之制，全國皆兵之制，皆自十九世紀之初，率先他國以行之，而收其成於六七十年以後，以五旬之力而奪奧國之霸業，以七月之力而使法國爲城下盟，皆謀定後動，而決勝遠在事前。其他舉措，無大無小，無公無私，莫不有然。此德國國風之大凡也。

若夫法人，則又與彼二者異。法人凡事先求原理原則，而常賴國家之指揮嚮導，頗與德人相類，顧無德人服從秩序沈毅負重之美；其喜事而敢於進取，視英爲近，顧無英人百折不回之概。故其奮發也易，其沮喪也亦易。雖然，法人有一特性，爲全世界人所莫能逮者，則其感覺之敏，與願力之宏也，法人之思想，透明洞達，而氣魄復能吞吐一世。無論何種理論，一入法人之意識，則不旋踵而煽播徧於全歐。中世十字軍之舉，屢倡不成，及法人被選爲教皇，遂能使十數國之君主人民，咸集於其麾下，七興大軍，以開歐洲一新局面。法國大革命所倡之「三權鼎立說」，「

「民主權說」，「自由平等」，「博愛主義」等，英國則於十七世紀已疾呼之而實行之矣，顧英人僅認爲本身固有之權利，而法人則指爲人類自然之權利。故英國之革命，雖亦嘗放弑厥主，其跡大類法國，而他國未嘗一受其影響。法人行之，則全歐風靡，更展轉簸蕩以及於全世界。蓋應用原理以現於事實，法人所最擅長也。而其病也，在浮躁而驚於感情，故基礎不堅而難以持久。此法國國風之大凡也。

俄與美建國日淺，日本雖古國，然晚近僅乃統一；故之三國者，其國風皆未甚成熟，雖然於菟生七日而已有食牛之氣，其得力所在，固可察見也。美人本英所自出，其性之受於英者最多。然英人尊階級，務形式，美人則重平等，樂簡易，此其所以異也。美人蓋世界上最務實之國民也，故其學問之發明，雖視歐洲諸國，瞠乎其後，及其應用科學於實際，則諸國未有能及之者。俄國於全歐最爲晚達，殆如豫章之木，生七年然後可識。若其堅忍強固，不汲汲於近功小利，取勢常甚遠，而得寸得尺以期大成，則諸國所不逮也。日本人最長於模倣性，常以不若人爲恥，人之有善，則急起直追之若不及，而凡有所效，必實事求是，以得其真似銳於進取而勇於舍短。此美俄日三國國風之大凡也。

之六強國者，雖其國風互有長短得失，然皆能善用其長而以自得。又有六國所同具之美風二焉

，曰「重名」，曰「愛國」，彼其人非不好利，然好利不如其好名；苟於其名譽有所點污，往往不惜犧牲生命以恢復之。若徇財而隳名，則社會所不齒也。其人非不愛身，然愛身不如其愛國；國家有難，爭匍匐以救之，居恆黨爭雖烈，一旦有事，常能蠲棄小忿，協同一致，以外禦其侮。此則六國者之所同也。彼其國惟有此美風，故能整飭其制度，滋長其學藝，潛發其富源，強勁其軍旅，內之人人各遂其生，而外之則舉其國以左右世界。世界列國雖百數，而爲重者不過六七，蓋有由也。

若夫西班牙葡萄牙之國風，好虛榮而勇私鬪，故雖嘗雄霸宇內，及一蹶而不能復振。其殖民之建國於美洲者，雖號稱共和立憲，而日尋干戈，民不聊生。土耳其之國風，迷信而過於服從，蠻勇而疏於實務，故日蹙百里，不自振拔。猶太之國風，嗜利無恥，故國亡而永不克復，其民漂流四海，無寸土以託足，高麗之國風，惰而不事事，好小利而喜傾軋，常倚賴他國以求庇我，故數千年不克自立，而長爲人役。由此觀之，則國家之盛衰興亡，孰有不從其風者耶？

我國積數千年之歷史以有今日，而結集此最多數之國民，以享有此最形勝之國土，則我先王先民之遺風，其所以詒謀我者，當必有在！而今也我國國風，其有足以夸耀於天下者否耶？以視英德法美俄日則何如？以視西葡土猶太高麗則又何如？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國人安可不

瞿焉以驚，蹶焉以興也？！

(飲冰室文集)

論公德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爲羣，國家之所以爲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人而不羣，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羣之羣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羣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僞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爲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爲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臯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

「；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為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辯，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為而發者，適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為本羣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為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

享其本羣之權利，卽有當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羣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庸詎知無益之卽爲害乎？何則？羣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逋羣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於他人也。而逋羣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羣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羣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羣必爲逋負者所拽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卽墜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羣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羣之利，而反爲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羣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羣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羣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羣與國之蝥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剝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

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羣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卽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尙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羣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羣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羣也，故因其羣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羣善其羣進其羣者爲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爲大逆不道，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爲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爲大逆不道，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爲一羣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蠻之人，或

以婦女公有爲道德，或以奴隸非人爲道德，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形，所以利羣者，惟此爲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羣之利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爲至惡矣。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於羣者爲善，無益於羣者爲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羣之進步以爲比例差，羣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爲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爲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然則吾輩生於此羣，生於此羣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羣善吾羣進吾羣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西疆建置沿革攷序

（飲冰室文集）

往者坎巨堤一役，舉帕米爾千餘里之地，拱手讓之俄人，論者追因其故，竊咎吾國士夫闕於西北地理，故外交之間，失敗至此，至今以爲恨！予嘗歎西疆地遼遠，環天山南北，廣輪三萬餘里

東扼長城，北控蒙古，南連衛藏，西阻蔥嶺，屏蔽秦隴燕晉，若巨防然；緣邊之地，壤接英俄，犬牙相臨錯，人民獠羯雜處，語言謠俗，與中土殊絕；英俄二國，復爭其間，控馭一失當，則不幸往往有事。有清同光之際，界約屢訂，藩籬漸撤，朝野動色，始以西陲爲憂。於是建行省，設郡縣，蓋與內地侔矣。而二三學士，亦稍稍稽志乘，刺取其因革利病，各自爲書，備謀國者採擇，然大抵耳食舊聞，不能會其通，讀者欲一觀諸要難。蓋自馬遷班固以來，紀大宛，傳西域，率得之譯史傳聞，而佛國西域諸記，又每參以梵語，故一史所收，紀傳互異，諸書錯見，稱謂不同。疏漏牴牾，亦勢然也。

余友徐子，前清之季，嘗辟佐新疆大府，簿書餘暇，輒鉤攷史傳，旁及佛藏說部，方言譯語，靡不研貫，證以所聞見，歲久成西疆建置沿革一書，舉凡域望之齟差，道里之遠近，種姓之區分，郡邑之改併，與夫戶口息耗，食貨盛衰，民俗純駁之不齊，皆衡論折衷，詳其得失窮變之由，備著於篇，令當世得覽，可謂體大思精者矣。徐子負奇才，意氣不可一世，當居西疆時，馳匹馬，絕大漠，所至察其山川形勢，慨然有籌邊之志，其所規畫甚衆，不得竟其用，而僅以書著也，惜哉惜哉！讀是書者，毋徒震於其考據之精詳，而深原所以著書之意，此則能知徐子者爾。

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個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

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紀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議和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觀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釋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之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踴躍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某某等爲學堂教習，召某某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

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天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謁問，則令總理大臣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今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

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

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鼎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以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旣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

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

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壁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曰，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

，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德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二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旣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行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

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壹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兩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行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與君之石

交某某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

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而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

自唐宋以後，咕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壟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旣無淨土矣，

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飲冰室文集）

祭六君子文

維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十三日，實爲我中國維新六君子成仁第一周年；旅居橫濱愛國之士某某等，謹以香楮清酌庶羞設招魂紀念之祭而告其靈曰：

嗚呼痛哉！萇血化碧兮，周室黍離！潮音怒鳴兮，蕩激鷗夷！壯士一去兮，人天同悲！蒼皇變色兮，風雨淒其！非種披猖兮，豆苗欲稀！更安所得猛士兮，鋤而去之！烏虜痛哉！武穆三字而成獄兮，椒山一疏而投繯！范孟博呼子而語兮，嵇叔夜索琴而彈！痛巫陽筮予其無效兮，誦大招以洩瀾！望神州之寥闕兮，哀廣陵之不在人間！烏虜痛哉！血腥尙熱兮，諫草未焚！雄志未成兮，先隕厥星！匪不才之見棄明主兮，牝雞家索以司晨；嗟我公等，獨懼此咎兮，痛哭其罪而無名！公之靈其未沫兮，應七日哭於秦庭；大音發於水上兮，吾知其爲公等之忠魂；誹語出其含沙兮

，助秋氣之淒零！風雨儻其如晦兮，曾寒燠之既更！嗟吾儕寄身海外兮，暴五百之田橫；念比干之剖心兮，作洛邑之誼聲；苟人人其精衛兮，夫何填海之不平！惟天地之無情兮，嗟陸沉其未極！鵝音震耳以啁啾兮，鳳德衰而斂翼！何浮雲之曾陰兮，陽烏黦黯而無色！北有猛虎兮西貪狼！磨牙吮血兮睨吾旁！時黯黯兮將夕，瞻蹙蹙兮何方！公爲天下流血兮，於公乎何傷；獨漂搖之大廈兮，更何堪折茲棟梁！黃沙莽莽兮猿鶴悲！東市黯黯兮朝衣非！道旁動色兮豪杰飲泣！嗟吾同胞兮其誰與歸！奠桂酒兮椒漿，歌招魂兮國殤。靈之來兮風雨，蓬萊清淺兮，忽臨睨乎舊鄉。大地兮蒼蒼，神州兮茫茫，四百兆人心兮未死。公如有知兮，鑒此馨香！嗚呼痛哉！尙饗！

（飲冰室文集）